

人的恶，如果不虔诚地忏悔，只能继续。

——路光国古语

# 太极方舟之平行宇宙之战

詹蒙 著

TAIJI FANGZHOU ZHI  
PINGXING YUZHOU ZHI ZHAN



# 太极方舟之平行宇宙之战

詹蒙 著



◆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极方舟之平行宇宙之战/詹蒙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07-5325-2

I. ①太… II. ①詹…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4371号

## 太极方舟之平行宇宙之战

---

著 者 詹 蒙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户春晖  
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  
责任校对 徐 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5325-2  
定 价 24.8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Contents 目 录

001	第一章 兄和妹
021	第二章 答离之罪
043	第三章 木达的愤怒
069	第四章 女王的葬礼与婚礼
085	第五章 两个半人质
113	第六章 最后的晚宴
131	第七章 黑暗中的战争
149	第八章 平行宇宙
165	第九章 造物者的口诀
183	第十章 平行宇宙的新知们
203	第十一章 阴与阳的相遇
221	第十二章 木达的神威
235	第十三章 魔高一尺 法高一丈

# 第一章 兄和妹

“如果可以表达，就不是真爱；  
如果能够找到，就不是真相。”





第十六幅壁画：

一金字塔官殿塔顶部一个凸形空中祭台上，  
躺着一个头顶黄金发冠，  
身体被涂成淡蓝的女孩，  
正用惶恐的目光，  
看着她身旁一黑衣祭司。  
黑衣人手中握着一把利剑，  
那剑茎顶部是硕大的蛇头，  
蛇眼处镶嵌着两颗猩红色的玛瑙。  
黑衣人手挥着剑，正向女孩的心脏刺落。



## (一)

斯塔从踏进飞艇，飞离亚特老家别墅上空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时间已经被永恒地冻结了。不只是时间，连同她的思想、肉体、记忆，甚至于她对母亲的恐惧与对亚特的爱都在瞬间进入了梦境，而她自己是一扇无法穿越又时刻可以吞噬自己的张狂又霸气的现实之门，叹息着自己的梦境的。那梦与现实的边界就是自己最后的理性和知觉，它们让她还能够把握这些梦的实质，还可以叹息。她知道，瑞仪神的光线已经来到她的床边，来自“良心之屋”前那小块不知为何被辟出来满是灰松鼠屎粒的空地上成长起来的大丽花也在散发着香气，她的头因为沉重无法断定这花被放置的位置，但她非常清楚，它们一定就在她身体旁的某一个部位。或许是在胸前，因为她的的心脏感觉到无比地沉重。她想喊，想让她的贴身宫廷女仆把压在她心脏上的花瓶拿走，但她就是喊不出来。所有的语言都集结到喉咙骨壁边缘后，就开始在原地打转转，开始捉迷藏，开始促狭鬼似的乱跑，开始罢工了。就像那个无论如何也不想走入火星语教室的童年时的自己。还有，她的贴身宫廷女仆一定趁她昏睡的时候赶去跟那个机器人侍卫去偷偷约会了，因为她能够闻到她身上的那种独特的金属味。他们一定有过一个漫长又销魂的夜晚，就像她的梦境一般地绵长，但却更加地甜蜜。

谁说爱情不是梦呢？一个散发着罂粟花香气迷人又致命的梦。

她觉得她必须苏醒了。她必须苏醒了。这是她最后的理性和知觉给她发出的警告：那渐渐地被黑暗的力量融化成了银灰色金属溶液的梦境之门正向她的脚边蔓延着，马上就要融化掉她的肉体了。当自己变成了一摊银灰色的溶液之时，她将永恒地无法回到现实之门的另一边来，随即她所有的理性与知觉都要变成一枝疯狂的梦境之花，只能盛开在虚幻与空虚构建的灰色土壤里了。

她突然开始无限地惧怕。

她觉得梦境里的她更像是另一个年龄段里的自己，或者曾经沧桑的孪生姐妹，正带着无奈与哀怜的眼神在俯视着现在的自己。但是她比自己更无助，她同自己一样，被无言的侮辱与寒冷席卷着，无处躲藏。因为残留于梦境里的那点现实里的理性和感觉，早在不知何时变身成了一个极其神经质的母亲，总是不肯原谅做错了事情的懦弱孩子，总是在她准备遗忘的时候责备她，鞭打她，让她羞辱，让她自责，让她残酷地记起。梦中的自己却只能这样被这个神经质的母亲操控着、蹂躏着。这残留于梦中的那点最顽固与根深蒂固的理性不知道是源自她的原罪，还是源自她基因中埋藏的前几世记忆，还仅仅是她的臆想。

她在不真实的梦境里却神奇地找到了一种生命真相。或许，这里才隐藏着她所有的生命奥秘。梦里的她又唤起了她童年时常常做过的一个梦：她看到一个满是金色蜡

烛的石屋里，一个长短如孩子身高的凸形大理石祭台，她看到一个老妇人头戴华丽的黄金发冠躺在上面。那黄金发冠在烛光里奕奕闪烁。那老妇人赤身裸体地躺在了祭台上，她是微笑的，她的眼神是平静的，但那笑容里却藏着神秘与诡异。她的身体都被涂成了蓝色，她似乎并不介意。她躺下的时候，四肢散落向地面，就像失去了水分就要枯萎的可桑花。忽然，她麻利地用一只手抓出了自己的心脏，又用另一只手锋利地割断了自己戴着黄金发冠的头颅，然后缓慢地走下祭台，朝屋角的黑洞边走去。那黑洞里传出了潺潺水声。就在她步入黑洞前的一瞬间，无头的她突然转过身，然后被她拎在手里的头颅忽然开始微笑，对着她的前面的生灵说道：

“来吧，孩子，这是永生的入口，跟我去吧。”

没有拿头颅的那只手向她的“孩子”伸过来，但那孩子却在强烈的恐惧中大哭着“不……”

一瞬间，无头老妇人没有了，黑洞入口没有了，潺潺的水声消失了，金色蜡烛熄灭了，屋内陷入了永恒的黑暗。那个孩子在黑暗中开始大声哭泣，直到她的哭声惊醒了梦中的自己。斯塔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又做了一个梦，就是她反反复复地重复了几十年的梦。有一天，她在凝视她祖母的画像时才明白那老妇人就是她的祖母。她是在失去王位后的一年后病逝的。而她的祖母病逝后的一年，斯塔出生。宫内传言斯塔是皇太后的转世，但是也司王后不许任何人散布这个谣言。但谣言还是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就像黑色病毒一样，每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肆虐一次，直到有一天，它们传到了斯塔公主的耳朵里。从那以后，斯塔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知道，每当她的母亲带着忧郁和愧疚甚至恐惧的眼神凝视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的内心到底藏着多少秘密。

这次她陷入了比童年之梦更沉重、更恐怖、更无可自拔的黑色梦境里。在这次梦里，她似乎在被提醒着曾经在她的现实里发生过的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实。也许跟她想极力摆脱她黑色梦境诅咒的挣扎有关，或许是关于……爱情。爱情，多么迷人又美好的事情，即便它散发着古柯叶子的香气，即便它溢满了麻桑树蛙的毒素，还有吐银树的诡秘，但是，她怎么可以没有爱情。对了，她恋爱了，她爱上谁了？她怎么想不出来了。她只记得，她爱上的那个人与她的生命将永恒连结，永远不可分离。他们是彼此的归宿，在永恒的安泰世界。还有，在这喧嚣的尘世中，他是唯一可以驱走她永恒的生命黑暗的使者。她肯定，她就是肯定。但是为什么她现在又会陷入比童年的梦境更黑暗的梦境里？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 (二)

她在梦境中竭力思考，但一时还想不到细节，但她知道，那一定是非同寻常的遭遇，以至于她痛苦可还是只想逃避于梦境之中，无法自拔。但她错了，实际上梦境似乎是一个比现实更赤裸裸的地方：她得到的不是温暖又宁静的瑞仪神的光芒，看到的只是碎落在巨大岩石边记忆船只遇难后的碎片，是一堆无助的残骸，丑陋、滑稽又绝望。她就像一个以自杀方式结束人生痛苦的半路修行者一样，偷懒后才发现他实际上陷入的是比自杀时痛苦与纠结几十倍的境地。但是，太晚了，斯塔同那个可怜的半途而废的修行者一样，她已经做了，她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她无法挽回的局面里。况且这局面还在继续恶化着：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现在应该也是赤身裸体，如同反复出现在她梦中的那个老祖母一样。她急促地想用双臂遮住自己的胸部，但她的双臂如同她的心脏一般地沉重，她仿佛被施下了答离黑色诅咒的魔法，变成了另外一个丑陋又衰老的自己，就像她常常在古老的岩壁上看见的那些被禁封在阿尔斯绿色短颈套装魔瓶里的女巫一样。

这一刻，她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肉体 and 尊严。她感觉到自己被一种莫名的力量举着，缓慢地飘到了阳光下，紧接着自己的双腿被缓慢又不可抗拒地张开着，一瞬间瑞仪神的光芒肆无忌惮地刺痛着自己的下体，似乎在检验她的贞洁性。她从不知道瑞仪神的光芒里竟蕴藏着如此的锋利与残暴！疼痛使她大声地呼喊，但她马上被更加震耳欲聋的声音湮灭了。她向身下看才发现，现在的她正身处在她父母金字塔宫殿塔尖处的一个凸形空中祭台上，而自己正是那个丑陋的活人祭品，她下垂的四肢身下是成千上万路光国的子民，他们正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活人鲜血祭祀而欢呼，兴奋着。

在几乎无法承受的恐惧与羞辱的双重折磨中，她哭了。她知道自己在哭泣，因为她能够感受到自己裸露的肉体的颤抖和抽搐。她的哭泣引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男人。那男人从头到脚包裹在大祭司的黑色长袍里，手中拿着一把利剑，那利剑在瑞仪神的照耀下格外夺目。那剑茎上硕大的蛇头上镶嵌着两颗来自地球的猩红色玛瑙，那是羽蛇神刺人心扉的眼睛，那转动扭曲的蛇身此刻就在黑衣人的手掌里。她知道每当瑞仪神光降临那玛瑙上，它就会随着光的走动而在不同时段折射出异样的图案，因此蛇身也会在那神秘之光中扭曲和蠕动。那剑是她父亲收藏室里的珍品，她曾经偷窥过无数次，在那秘密的石窟储藏室里。她知道那剑来自他的祖先。她还听说那剑里面藏着500年前这个武士家族的黑色秘密，还有，那上面沾染着亲族的血。那剑是黑色的诅咒，它联结着死神桑国路。

是的，马上，那剑上还要沾上另一个拉比那尔家族人的血。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她是武士家族的女人，武士家族最重要的是尊严。于是，为了

维护这快要被她丢失殆尽的尊严，他们决定用这样的方式让她启程。她的身体已经被涂成了漂亮又纯洁的天蓝色，比她梦中老祖母身体的颜色要淡，但是亮丽，这是她被剥夺了青春与美貌后唯一获得的恩赐。那蓝色是那“良心之屋”前的湖水的颜色，处子的微笑的颜色，是初春绽放的华儿圣草的颜色。她的头上已经被束上了金黄色的头冠，那是她祖母在只有52天的执政时间里曾经顶过的头冠；那是她的母亲在答离的支持下把她的祖母从王太后的权力宝座上驱逐下来时，作为战利品要求对方缴纳的凭证。有人告诉她，她的祖母在摘下那个王冠时，人就瘫软在了地上，然后就陷入了昏睡状态，长达一年。而她的母亲，只把那顶王冠锁在了密藏室里，永远不准任何人走近它。

但她现在忽然知道，她头上的这顶崭新的黄金发冠跟出现在她梦境中的发冠是同一件，虽然这顶发冠比梦中祖母的黄金发冠华丽了无数倍，并且还镶嵌着昂贵的钻石和宝石，而梦中的发冠破旧、黯淡又一无装饰，但她知道，它们就是一个发冠，只是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寓意。就像是现实中的自己与梦中的自己一样，怎么能说她们不是一个生灵？

突然，她明白了，现在，她将重新经历她童年梦境中祖母的经历：一会儿，自己戴着黄冠的头颅将跟随着自己的心脏一起被丢进金字塔下面的灰色岩洞里。斯塔肯定那岩洞一定藏在了父母宫殿的下方，因为她仿佛听到了岩洞里传来的潺潺水声。那水声在召唤着她，告诉她她真正的归宿所在。她仿佛听到了她老祖母的问候：

“来吧，孩子，这是永生之门的入口，你的血将会净化你尘世中的污浊，升华你所有无法承受的苦痛，就这样，跟我去吧。”

但她为什么还要哭泣，为什么不愿意启程，她还在留恋！她那一瞬间被一种清醒强烈地冲击着，以至于她挣扎着想从祭台上逃脱：

不要，我不要永生，因为我还有贪欲！我还贪恋他的微笑，他身体的气息，他拥抱的温暖！我在爱着！我还在爱着！

但她的哭泣并没有让人群的欢呼声停止，也没有让眼前这位穿着黑衣的男人停下脚步。他在走近她，慢慢地朝她的心脏部位冷酷地举起了手中的利剑！

瑞仪神的光芒做了他的背景映衬，似乎因此他获得了某种神明的力量。他好高，好冷漠，那眼神凛冽得就像愤怒时的答离。他的剑正残忍地向她的心脏部位挥落！

当他的剑尖刺痛了她的肌肤时，她猛然看清了那脱落的黑色斗篷下让她刻骨铭心的脸：亚特！竟然是亚特！

疼痛让她记起了一切！她大声地呼喊着“亚特”的名字，一下子从无休止的梦境中睁开了双眼。

瑞仪神的光线刺得她还不敢把眼睛全部睁开，但是亚特高大的身躯正好替她遮

挡住了部分阳光。她感觉有一只手正放在了她的心脏上，那正是她魂思梦绕的男人的手掌，她明白了方才梦境中的一切重量都是来自那只手掌，还有压在那里的那大丽花花瓶的力量。那在梦中隐隐闻到的正是她生命之花的香气。是那只手复活了它。她不知道他孤军奋战了多久，还有他为什么这么做，并且何以出现在这里，但事实只有一个：他在梦境与现实之门的银灰色金属溶液吞噬她双脚前的那个瞬间，终于把她拉回到了充满生命力量的现实。感激使她瞬间勇气倍增，一直堵在她喉咙壁骨深处的言语终于执拗着爬了出来。于是她带着温柔的、害羞的、可怜兮兮的哀求对亚特缓慢地说道：

“求求你，别用那把剑……你控制不了它，它魔力太大了……”

亚特愣了一秒钟，接着神秘地笑了，露出了他水晶般洁白健康的牙齿，向她俏皮地眨眨眼睛。

他终于挪开了压在她心脏上的那只手。斯塔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似乎在跟她打了很久交道的宿梦做了个告别，并跟重生的生命问候了早安。

斯塔觉得全宇宙的花都在亚特的笑容里绽开了，连同她自己的梦中之花，芬芳艳丽，灼灼其华。

### (三)

亚特本来希望在登上答离的飞艇前跟伊芙正式通上一次话的。他并不想向她隐瞒任何关于斯塔的事情。他们中间关于斯塔的谈话在几个月前有过一次，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短暂的关于赫泽的谈话。那次有关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其他异性的谈话进行得非常短暂，但非常有成果：他们有了一种默契，即不再过深地追究，同时选择了对对方的信任。但是，不能说没有任何后遗症留下来。火山喷发后，总会产生大面积的火山灰，而且火山灰的处理似乎总是让人更加地头疼。亚特清楚地记得三年前水国的瓦尔那尔火山喷发的时候，不只是水国本身，几乎两周的时间内，临近的金国和土国的北方领空几乎全部被灰色的火山灰覆盖，国内交通陷入瘫痪，人们纷纷逃离至木星的水城堡度假宾馆，同时唯一幸免于难的火国和木国南部地区几乎成了难民营：水国和金国以及土国政府动用了驻扎在火星姆能卫星基地的战备军用太空飞艇来疏散难民，而木国的几大人工湖内的鱼类因此大量死亡，刚刚繁衍成功的梭鱼及虹鳟鱼苗全部成了火山灰的饲料。

这次火山喷发还造成了火星史上最惨痛的“M816空难”。

通往木星的虫洞隧道由于火星人的大逃离而出现火星史上最严重的交通拥堵，十几辆连续碰撞的飞艇引起的姆能发动机电池意外爆炸，竟将时空隧道炸出了一个有

几毫米大小的洞口，就是这微小的洞口，造成了时空隧道的意外扭曲、倾斜和时空的模糊对融、混乱穿插、零散扩散，随即有一千个家庭的飞艇被变形时空推送到了浩瀚太空里，成了无家可归的鬼船，同太空垃圾和人造卫星一起，在混乱的太空轨道里飘荡，直到燃料耗尽，船毁人亡。

这次时空隧道的事故就是火星史上最惨烈的“M816空难”，有三千五百人丧生，有一千三百五十个家庭流离失所。空难的M代号是火星MARS的代号，这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类发生在地球史上的灾难。这次空难引发了全火星地球人对以下五大问题的深思：

- 一、时空隧道的预警及安全性能如何加强。
- 二、姆能发动机电池的安全性能如何保障。
- 三、太空救援能力的薄弱环节如何改善。
- 四、如何自动、及时、准确地修补时空隧道。
- 五、姆能太空卫星基地如何在回收火星火山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人提议在姆能卫星基地上增设数个可移动的微型卫星，上载着巨型蛇行真空吸尘器，用无比巨大的姆能做动力原料控制其方向，每当火山喷发时，这巨大的真空吸尘器可直接穿越火星上的大气层，迅速吸入所有受灾现场的火山灰，然后将火山灰带回太空基地进行消化、回收处理，可避免其四处扩散，贻害民生。或者，利用姆能人工制造可操控方向的龙卷风，使其吹往火星大气层的固定位置，并以姆能卫星基地为据点，穿越大气层，投下“高强纤维垃圾袋”，进行回收。但马上有人提出了质疑，姆能的安全性能现在正遭受质疑，在该如何控制姆能的民用军用发展，以遏止人类对其的过度依赖尚未定论的时刻，不可以再开发姆能的相关产品。

亚特清楚地记得那次空难后，他在火星联合国国会听证会上遭遇的尴尬。人们似乎忘记了他刚刚由于穿越宇宙大黑洞而为火星人类带来的惊喜，也淡忘了姆能诞生时人类为找到了宇宙最高级别能源时的兴奋与喜悦，更不想提对这个天才少年崇拜的往事，而是急于寻找整个火星史上最灾难事件的替罪羊，而亚特恰恰成了火星人类发泄内心恐惧与悲伤的对象。亚特几乎由于自己发明了姆能而被当成了一个罪犯。那次听证会后亚特几乎从火星的公共视野中消失，而他科学研究的热情似乎受到了一点挫折，他变得更加地愤世嫉俗起来。他还记得他听证会上的救命恩人，一直反对人类对姆能过度依赖的土国老布尔教授竟第一次站在了他这一边，替他说了一句最公道的话：

“霍里那稀金博士不是罪犯。如果说一定要在这整个悲剧中寻找罪犯的话，那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所有人类的发展史上，一旦出现悲剧，我们总是喜欢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恶习，也恰恰是我们幼稚和自私的表现。我一直反对人类对姆能的过度依赖，不是我对姆能本身产生怀疑，而是担心任何事物都会物极必反。这次

事故恰恰说明了我们对姆能本身，这个宇宙最高级别能量的危险习性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未知而盲从，又无限制地使用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一定要给霍里那稀金博士扣上一顶帽子的话，那就是他还有责任再花上另一个十年，为我们火星人类研究出可以反制姆能的另一种能量：反姆能。这样的话，姆能将完全可以在人类的掌控之中。”

那次听证会后，亚特没有把他的经历放在所谓的反姆能能量研究上，而是全部投入到了他的秘密飞艇研究上。亚特预感着，宇宙正在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在不远的将来。他有更严肃的事情需要担心，需要焦虑，因此他几乎把自己与世隔绝地锁了起来，完全投入了那只可以穿越宇宙终极黑洞的飞艇的研制上。

另一方面，当火星人类从“M816空难”的苦痛中渐渐平息的时候，火星人类再次想起了他们的天才科学家：亚特-霍里那稀金博士。火星人类开始反省，并逐步地以各种方式向他送上表示歉意的橄榄枝，但是，亚特似乎并不领情，他依旧我行我素地沉默着，过着他自己的日子。就在这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亚特的弟弟，黑洞射线神木达一夜之间崛起，毋庸置疑，他一开始是沾了哥哥的光的。火星人类当时正急于要表达他们对博士的尊敬，而当他们滔滔不绝的爱无法发泄的时候，他们把它们一股脑地都转嫁到了博士的弟弟身上。

好运的来临是需要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合作对象的。木达似乎把这三条都占全了。后来他经历的好运更超乎了所有人，包括他的哥哥及他本人的：他竟然取代了哥哥的位置，成为了火星人类顶礼膜拜的超级黑洞神。

#### (四)

当亚特在答离的贵宾舱里给伊芙留下太空信息留言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她他要去的地点，以及他必须离开火星数日的理由。他只是说他必须要到木星去处理一些要紧的事情，希望她不要担心。而且一旦事情结束，他会马上返回火星。亚特把手指摩挲在发送按钮上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想着要不要就这样把信息发出去。他是否在对伊芙撒谎。他是否有撒谎的必要。这撒谎的结果会是什么。他想起一句老话：谎言一旦开始，就必须时刻准备着用另一个谎言去弥补。一想到“谎言”这两个字，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使用谎言，都是一件无法原谅的卑劣行为。比如他的母亲。比如伊芙，比如她在赫泽的事情上……

亚特摇了摇头，他不想再跟自己提赫泽的事情，因为就这个案件，本已经有所了结。可为什么他总是在不经意的的时候会想起这茬呢？哎，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方程式怎么这么难解呢？为什么总是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模式，而且计算过程中不能有一点瑕疵，否则，日积月累，自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计算结果。这就像火山喷发，火山喷发

本身并不可怕，但喷发后的火山灰，才是最可怕的。是的，任何不愉快的事件与灾难，后果总会有所残留的，甚至有点严重。

而自己对于斯塔，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为什么自己会在她离去后有一段时间内如此地惆怅和失落呢？甚至几次背着伊芙，偷偷地回到了自己乡下别墅，只为了重温那个周末的温馨与单纯，甚至自己在松林里徜徉好久，只为了寻找曾经佩戴在斯塔头上的那朵干枯的山茶花？

他在那个松林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看到了枯黄的丁香花花冢前凌乱的脚步。那是斯塔跟自己留下的，后来还有了野狐狸和兔子的足迹，还有麋鹿的。他奇怪，自己越是孤独的时候，越是在寂静中，越是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女人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每一次比较结果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就像是一条不规则运动的粒子轨迹，飘忽不定，神秘莫测。

他有时候看着伊芙残留在沙发上的发卡问自己，自己偷偷潜回到乡下别墅，仅仅是为了祭奠一段不可能再得到的单纯时光，还是惋惜自己从不曾在最心爱的女人那里获得过类似的单纯与依恋？或者是自己女人般多愁善感又缺乏安全感的脆弱心灵在作祟？也许是男人虚荣又贪婪的天性在怂恿自己犯罪。

男人的欲望不同时也很复杂，深奥吗？

而偶尔的犯罪意念，不是如此地富有吸引力吗？

他想起了自己内心深处沉睡的那个恶魔。自己的人生中仅仅一次唤醒过它。在迷乱与癫狂的孤独和恐惧中。

那正是他父亲离去的第二个月中发生的事情。

他脆弱地把父亲的死和自己一再被抛弃的事实都归罪于他的母亲。他被压抑了20年的情感火山爆发了，他觉得母亲才是自己惨淡情感世界的缔造者，是自己这个怪异、孤僻、脆弱又荒诞人格的监护人、替罪羊。

然后，他有了一段病态般的梦游生活。一次，在梦游中，跳进老家别墅四月冰冷的湖水，在水草阵中，徒手抓过十二只冬眠的青蛙，并把它们一个又一个地窒息，杀掉。他把它们肚皮朝天、头朝外、腿对腿地在船板上排成了一个圆字阵，就像是一个象征性的祭奠仪式。

在火星冰冷的月光下，在梦境的混乱里，在湿漉漉的湖水拥吻着他身体的惬意中，他从肉体分离出的魂魄带着近乎肉欲式的快感，虔诚地给他的母亲、父亲做了一场祭奠。他知道他的母亲还活着，但他更希望她已经死了，陪伴着父亲。而那些青蛙，就是神圣的祭品。接着，他与他的游魂陷入了死亡般的沉睡状态中。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经历了一次死亡。在一个平常的、孤单的、伤心的夜晚，在一个残忍的亲情祭祀后，他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追随着他的父亲死了一次。

地球时代一位藏地的伟大诗人说过：一个人如果不经常观想无常与死亡，那么有再大的聪明才智也无用。不管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亚特曾经无数次观想过死亡：他祖父、他祖母、他自杀的叔叔，以及黑色诅咒下的父亲。甚至他观想过他母亲的假死。但都只是想象中的。当他所经历的死亡体验是如此地鲜活，他沉痛地感受到了黑暗中身体的下落，以他所不可企及的速度和力量，他明白了他正在奔向地面而去。哦，永恒的大地啊，地生万物，为万物之母，所以融入它的怀抱中，这是死亡的第一个步骤。紧接着，他又经历了死亡的第二道程序：他的身体开始因寒冷而颤抖，浑身仿佛浸入了一条冰冷的河水里，他在流着冷汗。突然，火一样的灼热又瞬间代替了冷汗，他的身体仿佛被置到了一团永不会熄灭的地狱之火上烘烤着。疼痛与热浪席卷了他，他想要呼喊，但什么都喊不出来。他只听到他的周围有雷霆万钧的声音，有千万种不同种类的乐器被千万种奇形怪状的人一齐鸣奏着，他一下子被这些声音之咒罩住了，以至于他极力想用已经不好用的双手去捂住耳朵，逃避这些咒语，但他的肉体似乎已经不是他的了，他什么都抓不到，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恍惚觉得这一切又都是自己的幻觉，而那些声音只不过是自己的心灵声音之反射，他这样告诫着自己不要慌张，要勇敢地承受这些声音。它们是空的。自己的肉体也是空的。空的伤害不了空的。所以它们无法伤害自己。不要怕。于是他顶着如火般炽热的身体，勇敢地朝着那些人影们走去。他想融入他们中间，他不想再害怕他们了。突然，一股强大的风流从空中而降，把他像一粒微尘一样吸入其中。瞬间，他彻底地消失了，变成了虚无。

什么都没有了。他及他的肉体。还有他的死亡。

第二天，当他从死亡中清醒的时候，他明白了，昨夜，他亲历了地、水、火、风这四个死亡阶段，他刚刚从虚空中重新诞生了一次。对于这种重生，他不置可否，甚至没有任何的喜悦，只有沉重与茫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经历这些，难道仅仅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死亡过程？他猛然想起他父亲生前的一个习惯：他总是喜欢在湖边的草地上燃起暖暖的篝火，然后什么都不做地坐在它的身旁，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熄灭。有时候是被风，有时候是被雨，有时候是自然衰亡。他什么都不做，即使大雨淋湿了他的身体，大雪冻得他鼻子发红，大风吹得他白发翻飞，他都不改变他那个永恒的宁静。有时候，亚特会在他的身旁向他搭话，那一刻，他的父亲根本听不见儿子的问话，更不会回答他。只有当儿子过于吵闹的时候，父亲才会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

“儿子，请安静，别破坏这种美……”

儿子有一天突然感悟到了，父亲正在祭奠。至于父亲在祭奠什么，亚特却无法弄清楚。

现在，亚特知道了，父亲在用篝火祭奠着死亡。祭奠死亡，也是在祭奠活着。它们是夫妻。地球时代藏地的伟大哲人说过：不知死，何以知生？而我们了解死亡的

人又有几个？原来，父亲跟地球时代最古老的藏地原住民一样，一直在活着的时候为死亡做着准备，也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举行着葬礼。他只是在等着儿子长大，长大到他可以抛下他独自上路的时候。但父亲有一点跟古老的地球居民不同的是：他准备死亡，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出于喜悦，一种迫不及待的喜悦；不是求得证悟解脱，而是为了更加地勒紧爱憎这条锁链。儿子想起了他自杀前的那一天，打发儿子进城买烟斗时，闪烁在他眼中的那种纯真又兴奋之光。儿子想着父亲死亡后的行程，害怕了，他知道，父亲一定会坠入地狱。只有地狱之苦才与他无边无际的爱憎相匹配！

亚特对父亲的行为发生了无比的质疑：

“父亲，既然您如此地珍视自然之美，却为何要不自然地扼杀它？死亡，只可以自然地来临，不可以被武断地选择！父亲啊，您既如此地爱她，为何一定要惩罚她？”

亚特看到船板上，躺在自己身边婴儿般沉睡的青蛙尸体，在火星凄惨的晨曦中，正发出淡青色的死亡之光，他慌乱地哭了。他在迷乱中以为那躺着的青蛙就是婴儿时的自己！他还用意念杀死了他的母亲！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杀死了自己。天啊，他中了这个家族的黑色诅咒了吗？他所做的不也是在下意识里惩罚着自己的母亲吗？这跟父亲又有什么区别？这些不都是人类一直在不断地重复着的故事吗？

爱、怨、恨；爱、怨、恨；爱、怨、恨……

稍稍稳定情绪后，他狠狠地痛打了自己。他用十根手指在湖边为青蛙挖了一个墓地，把所有的青蛙都埋葬在里面。埋葬完祭品后，他趴在青蛙的土冢上，用带着土与血的手指抱着自己的头，又哭了。为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为了余下的如此漫长又悲伤的生的时光，为了这些无辜的生命，为了自己无法解脱的怨恨念头，为了自己无法区别于父亲的行为，为了自己内心中偶尔迸发的、几乎无法遏制的嗜血杀戮与死亡的欲望。他的眼前一瞬间出现了一个血肉横飞、肢体遍地的幻象。有一个类似猫头鹰，又像小伙伴凤的声音从茂密的松林深处传来：**这些都是被你杀掉的人**。他顿时浑身冰冷，像中了黑色魔咒般，惶恐地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迅速地离开了松林，逃离杀人现场般地离开了老家。

他知道，如果他继续待在老家，他不但还要继续杀戮，而且可能要再次经历死亡。他不敢保证自己每一次都会顺利地死亡之中醒来。

在随后的几个夏天和冬天，他都不敢再光顾那湖，那松树林。

斯塔离开火星后，亚特有时候也会想，如果自己不是先遇到伊芙，而是先遇到斯塔呢？斯塔也许是让他抛开记忆的阴影，成为真正男子汉的唯一机会。但成为承担一切的男子汉要失掉很多特权和乐趣的，斯塔对他的依恋和崇拜让他有点诚惶诚恐，无



所适从。是的，接受斯塔的爱，他灵魂深处还没有准备好，甚至在有限的肉体存在时间内，都无法准备好。

“抱歉，斯塔，抱歉……”

## (五)

想到这里，亚特缩回了放在发射信息按钮上的手指，他的左下身肋骨忽然开始隐隐作痛，奇怪，每当他对斯塔感觉到愧疚的时候，他的左下身肋骨都会疼。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斯塔在火星的松林里，晕倒在他怀里的时候。

那之后他常常问自己：斯塔到底是自己的什么人呢？她跟伊芙究竟彼此分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他开始想着另一种可能，即不使用谎言的可能性。比如他完全可以对伊芙这样说：

“有一个女孩子，我发誓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她却因为……因为爱我快要死了，我必须去救她，请放心，请相信我。”

结果是信任，还是另一次争吵？

亚特决定了。他选择了对伊芙撒谎。当他把太空信息发出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的，他平生第一次在原则问题上撒了谎（跟同事间的小玩笑不算），对他最爱的女人。他不知道这是智慧的选择，还是堕落的第一步。亚特想起他的母亲，忽然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善意谎言。看来，他的父亲早就识透了这一点。哦，父亲真是矛盾了，他最终的人生选择给儿子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以至于他乏力的说服总让儿子混乱与矛盾着，在对母亲是否该原谅的根本问题上。哦，亚特感叹连父爱都在加深自己的迷茫，那人生这个方程式实在是太复杂了，远远地超越了提炼姆能的方程式，甚至未来的、还酝酿在脑中的反姆能方程式。

“善意……的……谎言……”

亚特把身体朝椅子的后背上靠去，头朝着天棚，嘟哝着。他长吁了一口气，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理由而释然。他现在就像是在扭曲的全息投影中，被自己易了性别、身份和外貌的罪犯，已拿好了武器，冲进了国家安全基因密码信息库，正准备实施抢劫。更糟糕的，这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竟带给了他快感。哦，潜伏在自己体内的犯罪因子在作祟。

别忘了，他是他母亲的儿子。

还有，也许现在他远离火星，远离伊芙，正接近斯塔的缘故，他的心里不可饶恕地都被斯塔充满了。斯塔就是基因信息库里的那个量子电脑里的光子芯片。哦，斯